

Agatha
Christie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The Moving Finger

魔手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叶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The Moving Finger

魔手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叶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7-1313

Agatha Christie
THE MOVING FINGER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
Copyright © 2002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手/(英)克里斯蒂(Christie, A.)著;叶刚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02-006391-8

I. 魔… II. ①克…②叶…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7445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责任印制:王景林

魔手
Mo Shou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叶 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978-7-02-006391-8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 10 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 10 亿册。她一生创作了 80 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 部剧本,以及 6 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最畅销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 1920 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 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作

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第一章

1

这些日子来，医生们愿意把我拉到哪儿就拉到哪儿，护士小姐则哄我活动四肢时要小心，实际上对他们使用的哄小孩语言我也已经相当反感。现在终于要给我拆掉石膏架了。马克斯·肯特告诉我，我将去乡下住。

“空气好，生活安定，优哉游哉，这个处方对你肯定有效。你的那个妹妹会照顾你。你尽可以大吃大睡，学着过植物一样的生活。”

我没有问他我是否还能再飞行。有些问题你不问，是因为你害怕听到答案。同样，在过去的五个月中我也从未问过是否我注定这辈子都得躺着。我害怕护士会故作乐观地安慰我：“什么话吗！这种问题还用问吗？病人这么说我们可不会让他出院。”

于是我就没问——一切似乎都正常，我不会成为无助的残疾人。我的腿能动，能站起来，还能走几步。假如我确实感觉自己像个正在蹒跚学步的婴儿，双膝直打颤，

脚上还得垫上棉毛鞋垫，那不过是身体虚弱，久不使用四肢的缘故，很快就会过去。

马克斯·肯特不愧是个称职的医生，他回答了我没有问的问题。

“你会完全康复，”他说，“这一点直到上星期二给你做最后检查前我们还没把握，但现在我可以下这个权威性的结论了。不过，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漫长而且沉闷，可以这么说。治疗神经和肌肉时，大脑必须助身体一臂之力。任何急切，任何烦躁都会让你前功尽弃。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希望自己能很快好起来。带了那种期望，反而会事与愿违，弄不好你会重回疗养院。不能着急，一切慢慢来，生活节奏应该是‘legato’^①。需要康复的不仅仅是你的身体，而且还有你的神经，因为你的神经在这么长时间的药物作用下已经遭到削弱。

“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你去乡下租一所房子，了解了解当地的政事、丑闻，以及村里的小道消息。你必须对邻居的事无一例外地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还想提个建议，你应该去一个在当地你没有什么朋友的地方。”

我点点头说：“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

我想没有什么会比自己的一帮朋友带着同情心和各自的事情来看望你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

“不过，杰里，你看上去真不错，是不是？绝对是。亲爱的，我得告诉你，你认为巴斯特尔现在在干什么？”

① 音乐用语，意为“连奏”。——译注

不，我不想知道。狗很聪明，它们爬到某个安静的角落，舔舐着自己的伤口，直到痊愈才会重返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这样，我和乔安娜在对房产经纪人提供的全大不列颠房产天花乱坠的描述经过一番漫无目的的查阅后，选中了利姆斯多克的小弗尔兹^①作为可看的一处房产。选中它的原因在于我们从没有去过利姆斯多克，在当地我们谁也不认识。

乔安娜看到小弗尔兹时就立刻作出决定：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房子。

这所房子位于利姆斯多克镇外约半英里的地方，在通往荒原的路上。那是座低矮整齐的白色小屋，有一个被漆成淡绿色的维多利亚式斜坡阳台。阳台上景色宜人，可以看到石南遍野的山坡，以及左下角的利姆斯多克镇教堂的塔尖。

这所房子属于一个老姑娘家族——巴顿小姐家族。目前健在的家族成员只有一位年纪最小的艾米莉小姐。

艾米莉·巴顿小姐是个迷人的小老太太，她与她的房子相配得令人叫绝。她用温柔歉疚的声音向乔安娜解释说她以前从来没有出租过她的房子，她从来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做。“可是，亲爱的，你看如今可不同于以往了。缴税那就不用说了，本来我想股票和债券会安全点，而且有些股票还是银行经理自己推荐给我的呢。可到头来它

① 弗尔兹为原文 Furze(金雀花)的音译。——译注

们什么也没有给我赚到。当然，我说的是外汇！这些情况着实使一切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的困难。有谁喜欢把自己的房子租给陌生人呢（我想你会理解我，不会生气，你看起来是那么的友好），但是总得采取点什么办法才行。说实话，自打一看见你，我就打心眼里高兴让你住下来。你也知道，这所房子需要年轻的生命。不过我必须承认，刚开始听到有男人来住，我还真想打退堂鼓呢！”

这时，乔安娜只好把我的情况透露给她。艾米莉小姐一惊后随即又恢复了镇定。

“亲爱的，我懂了。真不幸！是飞行事故吧？这些年轻人真勇敢！这么说，你哥哥实际上会成为残疾……”

这一想法似乎给了温和的老太太一些安慰。她据此推测我将不会沉迷于她所害怕的那些粗俗男人的活动。她怯怯地问我抽不抽烟。

乔安娜说：“抽得凶极了，像烟囱一样。”她同时指出：“不过，我也抽。”

“那当然，那当然。我怎么这么蠢。你知道我已经落伍了。姐姐们都比我年纪大，妈妈活到九十七岁，想想看！绝对不一般。是啊，现在人人都抽烟了。有件事告诉你，屋里没有烟灰缸。”

乔安娜说我们会带很多烟灰缸过来，并面带微笑地加上一句：“我们不会把烟头丢在您那漂亮的家具上，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再没有什么比看到有人那么做更让我发疯的事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们将租用小弗尔兹六个月，

并且可以再续三个月。艾米莉·巴顿对乔安娜解释说她自己将会乐得逍遥，因为她会住到原来的客厅女仆“我忠诚的弗洛伦丝”家里。弗洛伦丝在“跟了我们十五年后”嫁了人。“她是多么好的姑娘，丈夫是搞建筑的。他们在商业大街有所不错的房子，顶层有两间很漂亮的房间，在那里我会很舒适，弗洛伦丝也很乐意让我住在那里。”

一切似乎都令人满意，双方签了合同。到了日子，我和乔安娜就搬来住下了。艾米莉·巴顿小姐的侍女帕特里奇同意留下，还有一个“姑娘”每天早上过来帮忙，因此我们被照顾得很好。那姑娘很讨人喜欢，只是有点傻乎乎的。

帕特里奇是个面容憔悴而且严厉的中年妇女，不过她的厨艺令人赞叹。尽管不赞成晚餐太丰盛（因为艾米莉小姐一向只吃个煮鸡蛋了事），然而她还是配合了我们的习惯，并且竟然承认她能看出来我需要恢复体力。

我们在小弗尔兹住下有一周的时候，艾米莉·巴顿郑重其事地来看我们并留下了名片。继她之后，律师的妻子西明顿夫人，医生的妹妹格里菲思小姐，牧师的妻子邓恩·凯尔特洛普夫人和修道院院长斋的蒲艾先生也相继来访。

乔安娜对此很惊讶。

她用敬畏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人们真的会带着名片来访。”

“我的孩子，那是因为，”我说，“你对乡下一无所知。”

“胡说！我无数个周末都外出跟别人一起度过

来着。”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说。

我比乔安娜大五岁。我还能记得小时候我们住过的那个穷酸肮脏的大白房子，还有直通到河边的田野。我也记得我曾避过花匠的耳目，钻到用悬钩子灌木编织成的网下面；从马厩场院飘来白色尘土的气味；一只橘黄色的猫穿院而去；马厩里马蹄踢着东西的声音。

但当我七岁，乔安娜两岁时，我们去了伦敦跟一个姨母住在一起。从那以后，我们的圣诞节和复活节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可以去观赏哑剧，去剧院和电影院，还能到肯辛顿公园划船，后来还去过溜冰场。到了八月，我们会被领着到某个海滨旅馆度假。

想到这些，我意识到自己成了个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病人，心里充满懊悔。我关切地对乔安娜说：“恐怕对你来说这是一段非常恐怖的日子。有那么多的事在这儿你都做不了。”

因为乔安娜很漂亮，很快活。她喜欢跳舞，喝鸡尾酒，谈恋爱，开着大马力的车四处乱跑。

乔安娜大笑，说自己一点都不在乎。

“实际上，我很高兴能逃离那种生活。我真的对那帮人厌倦了，虽然你可能不会同情我，可我真是被保罗伤透了心。要好一阵子我才能恢复过来。”

对这一点我表示怀疑。乔安娜的恋爱都是同一个模式。她疯狂地迷恋上某个被误认为是天才的优柔寡断的青年。她倾听他永无休止的牢骚，并竭尽全力使他觉得

受到赏识。然后，当那青年忘恩负义时，她就深深地受到伤害，说她的心都要碎了。直到下一个忧郁的青年出现，她又开始了新的恋情，而这一切通常是在三周之后。

所以当乔安娜说她的心伤透了，我很不以为然。但是我的确看得出来乡下的生活对我那迷人的妹妹而言无疑是一场新的游戏。

“不管怎么说，”她说，“我看起来蛮不错，对吧？”

我挑剔地打量着她，不能苟同。

乔安娜身着米若婷时装店的 Le Sport 装，也就是说她穿着一件图案怪异而且荒谬的方格裙。裙子是紧身式，上半身是个可笑的短袖小毛衣，整个装扮颇为蒂罗尔化。她的长统袜是纯丝质地，脚上的粗革厚底皮鞋崭新得无可挑剔。

“不，”我说，“你完全错了。你应该穿一件非常旧的花呢裙，最好是暗绿色或褪了色的褐色。再配上一件漂亮的开司米套头衫和开襟外套，头戴一顶毡帽，脚穿一双厚厚的长统袜和旧鞋。那样，只有那样，你才能融入利姆斯多克商业大街的氛围，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与它格格不入。”我还加了一句，“你的脸色也不对。”

“脸色又怎么不对了？我擦的是乡村防晒美容霜 2 号。”

“那就对了。”我说，“住在利姆斯多克，你只需稍扑一点粉，别让你的鼻子那么亮。也可以用点口红，但别涂得太多。你的睫毛应该全露出来而不是只露出四分之一。”

乔安娜咯咯直笑，似乎觉得很有趣。

她问：“你认为他们会觉得我很糟吗？”

我答道：“那倒不会，只是会觉得你怪怪的。”

乔安娜继续研读来访者留下的名片。只有牧师的妻子非常幸运，也许是不幸，她来的时候乔安娜正好在家。

乔安娜低声说着：“这就好像是《幸福家庭》中的人物，对不对？里格尔^①夫人——律师的妻子，豆丝^②小姐——医生的女儿等等。”她热情地补充：“我确实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地方，杰里！这样温暖，有趣，古朴。在这种地方，你不会认为会发生什么丑恶的事吧？”

虽然我知道她说的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但我并不表示反对。像在利姆斯多克这样的地方是不会发生什么丑恶的事。没想到一周后我们就收到了第一封信。

2

看得出我这个头开得很糟，我还没有描述过利姆斯多克镇呢。不了解它的样子，你就很难看懂我的故事。

首先，利姆斯多克的历史源远流长。大约在诺曼第人征服时期^③，它就是个举足轻重之地。举足轻重的缘

① 原文 Legal(法律的)的音译。——译注

② 原文 Dose(剂量)的音译。——译注

③ 公元十一世纪。——译注

由主要是跟教会有关。利姆斯多克有所修道院，修道院院长代代都很有抱负和势力。周围农村的勋爵和男爵也顺从天意，把他们的一些土地捐给了修道院，利姆斯多克修道院渐渐殷实显赫起来，数百年里方圆为当地一大势力。可是后来亨利八世使它遭遇到与同时代其他修道院同样的命运。从那时起，一座城堡成为镇中心。不过修道院依然重要，它拥有权利、特权和财富。

后来，大约是在十八世纪左右，进步的浪潮把利姆斯多克卷进了停滞的局面。城堡坍塌，铁路和大道都不靠近镇子。它沦落成一个地方集市小镇，不再重要，被人抛在了脑后。镇子的后面逐渐成了一片荒原，它的周围则是安静的农场和田野。

每周有一次集市，那一天人们在巷子里和路上很容易碰上牛。每年有两次小型赛马会，参赛的马都没什么名气。小镇上有个迷人的商业街，体面的房子一字排开，只是摆着面包、蔬菜或水果的底楼窗户看起来有些不太和谐。商业街上有间店面颇长的布店、大而奇特的五金店、矫饰的邮局和一长串不知道在卖什么的店铺，还有两家对垒的肉铺和一家国际商店。镇上有一名医生，一家合伙人为加尔布雷思兄弟和西明顿的律师事务所，一座建于一四二〇年的教堂。教堂很漂亮，出人意料的大，里面融进了撒克逊时期的痕迹。镇上还有一所新学校，但很难看。此外还有两个小酒馆。

这就是利姆斯多克镇。在艾米莉·巴顿的鼓动下，镇上但凡是个人物的人都来拜访我们。乔安娜买了副手

套,到了一定的时候她就戴上一顶还不如不戴的天鹅绒贝雷帽外出回访那些客人。

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很新鲜有趣。我们不会终生呆在那里,这对我们而言只是一段插曲。我准备遵从医生的嘱咐,对邻居们产生兴趣。

乔安娜和我都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想我还记得马克斯·肯特叮嘱我要对当地的丑闻感兴趣。我丝毫都不会怀疑这些丑闻将如何传到我这里。

奇怪的就在于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很好笑。

我记得信是早餐时送来的。我把它翻过来,悠闲得就像一个人觉得时光缓慢,每件事都得拖够时间一样。我注意到是封本地信,地址是打字机打的。

我先打开这封信是因为另外两封盖着伦敦的邮戳,一封是账单,另一封是让人厌烦的表弟的来信。

这封信里所有的印刷单词和字母都是剪好粘在一张纸上的。我把那些字足足盯了有一两分钟还是不解其意。然后我就长喘了一口气。

正对着一些账单皱紧眉头的乔安娜这时抬起了头。

她说:“嘿,怎么了?你看起来很惊讶的样子!”

这封使用了最粗野字眼的信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我和乔安娜不是兄妹。

我说:“是封特别令人作呕的匿名信。”

我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人们怎么也不会料到

在利姆斯多克这种平静闭塞的地方会发生这种事。

乔安娜立刻来了兴致。

“不会吧？写的什么？”

我留意过在小说中令人讨厌和作呕的匿名信尽可能不让女性看见。这就意味着得不惜一切代价不让她们受惊，以免对她们那脆弱的神经系统造成伤害。

很遗憾我脑子里压根儿就没闪过不让乔安娜看这封信的念头。我立刻把信递给她。

乔安娜除了觉得可笑，没有流露任何感情，更验证了我认为她坚强这一信念。

“这是一堆什么狗屁玩意儿！我老是听说匿名信，可还从来没见过。匿名信都是这样的吗？”

我说：“我没法告诉你。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

乔安娜开始傻笑。

“杰里，你说我化妆的那些话一定没错。我猜他们以为我一定是个放荡的女人！”

我说：“那个，再加上这个事实，爸爸个子高，下巴长而瘦，妈妈是个金发碧眼的小女人。我像爸爸，而你像妈妈。”

乔安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是啊，我们俩一点也不像。谁也不会当我们俩是兄妹。”

我感慨地说：“很显然有那么一个人没当咱俩是兄妹。”

乔安娜说她觉得这既可笑，又可怕。

她若有所思地举着信的一角摇晃着，问我怎么处理。

我说：“我相信正确的程序是厌恶地尖叫着把它扔进火里。”

我那么做了，乔安娜鼓起掌来。

她补充说：“你干得太漂亮了，你应该上台去表演。很幸运我们还有火，对不对？”

我表示赞同：“用废纸篓的戏剧效果肯定会差得多。当然我还可以用火柴点燃它，慢慢看它烧完或者看它慢慢燃烧。”

乔安娜说：“有些东西你想让它烧着的时候，它偏烧不着，偏偏灭了。也许你得一根接一根地擦火柴。”

她起来走向窗边，站在那儿，又突然转过头说：“我知道是谁写的这封信。”

我说：“可能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

“我也这么想。”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弄不明白，当我想起这事时我不再认为有那么可笑了。你知道，我还以为他们——他们都喜欢我们在这儿呢。”

我说：“他们的确喜欢我们，只是其间有些疯子罢了。”

“我想也是如此。呃！真恶心！”

乔安娜出了屋走到太阳底下。我一边抽着早饭后的香烟一边想：她说得很对。真恶心，有人不喜欢我们来这儿；有人反感乔安娜那年轻亮丽而且练达的美；有人想伤害我们。一笑了之也许是上策，但心里觉得并不好笑。

格里菲思医生那天早上来了。我曾约他为我进行一